

孟子卷之六

告子章句上

凡二
十章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爲

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

桮音杯。棬丘圓反。性者人生所稟之天。

理也。杞柳桮柳桮棬屈木所爲若厄匱之屬。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如荀子性惡之說也。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

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

夫。戕音牆與平聲夫音扶。言如此則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為害性而不肯為是因子

之言而為仁。義之禍也。○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

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

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湍他端反。湍波流

滌回之貌也。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近於楊子善惡混之說。孟子曰水信

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

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言水誠不

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乎。今夫水搏而躍

之可使過鵲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

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

猶是也。夫音扶搏補各反。搏擊也。躍跳也。

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爲搏激所使而逆。

其性耳。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

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爲惡。非本。○告子曰生

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爲也。之謂性。告子論性前後四章語雖不同然其

大指不外乎此。與近世佛氏孟子曰生之謂

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

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與平

同。○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

更無差別也。白羽以下孟子再問而告子曰

六之

孟子曰然則是一謂性凡有生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

之性猶人之性與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犬

動其性皆無以異矣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

非而○不能對也○愚按性者○人之氣也○所得於天○

之理也○生者○人之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

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仁○義○知○覺○運○動○

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之○性○所○以○無○不○

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

善○而○為○萬○物○之○靈○也○告○子○不○知○性○之○為○理○而○

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

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橫○繆○戾○紛○紜○舛○錯○而○此○

章○之○誤○乃○其○本○根○所○以○然○者○蓋○徒○知○知○覺○運○

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

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子○告○子○曰○食○色○性○也○

子○以○是○折○之○其○義○精○矣○孟○子○告○子○曰○食○色○性○也○

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

告子以知覺運動者

爲性。故言人之甘食悅色者。卽其性。故仁愛之心。生於內。而事物之宜。出於外。學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

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

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

長上聲下同。

我長之。我以彼爲長也。我白之。我以彼爲白也。曰。異於白馬之白也。

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

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

義乎。

與平聲下同。張氏曰。上異於二字疑衍。李氏曰。或有闕文焉。愚按。白馬白人。

孟子

告子

六之三

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長馬長人。所謂彼長而我長之也。白馬白人。不異而長。馬長人不。同是乃所謂義也。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之心。則義之非外明矣。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言愛主於我。故仁義在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耆與嗜同。夫音扶。○言長之耆之皆出於心也。林氏曰。告子以食色為性。故因其所明者而通之。○自篇首至此四章。告子之辯屢屈而屢變其說。以求勝。卒不聞其能自反而有所疑也。此正其

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所以卒於鹵莽而不得其正也。○孟季子問

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孟季子疑孟仲子之弟也。蓋聞孟子

之言而未達。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所敬之

故，松論之。外然知其當敬而行之，吾心鄉人長於伯兄一

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

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長上聲。伯長

也。酌，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子答而季子又言如此，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公

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

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爲尸，則誰敬？彼將

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

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

在鄉人惡平聲○尸祭祀所主以象神雖子弟為之然敬之當如祖考也在位弟

在尸位鄉人在賓客之位也庸常也斯季子

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

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

則飲食亦在外也此亦上章耆炙之意○范氏曰二章問答大指略同

皆反覆譬喻以曉當世使明仁義之在○公

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此亦生之謂性食色

性也之意近世蘇氏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

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

好暴好去聲此即湍水之說也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

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

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啓王子

比干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按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父而書稱微子為

商王元子疑此或有誤字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與與平聲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

也乃若發語辭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

孟子告子六之五

知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夫音扶。才猶

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

爲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

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

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

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

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

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惡去

上聲蓰音師。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

恭之主於中者也。鑠以火銷金之名自外以

至內也。算數也。言四者之心。人所固有。但人
自不思而求之耳。所以善惡相去之遠。由不
思不求而不能擴充以盡其才也。前篇言是
四者為仁義禮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欲
其擴而充之。此直因用以詩曰。天生蒸民。有
著其本體。故言有不同耳。詩曰。天生蒸民。有
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

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

好是懿德。好去聲。○詩大雅蒸民之篇。蒸。詩

彝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

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

執之常性也。故人之善。情無不好。此懿德者。以

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

三說皆不辯。而自明矣。○程子曰。性即理也。

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

孟子告子

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學而知之
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
身之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
棄之入也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
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
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
君子有弗性者焉愚按程子此說才字與孟
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
故以為才無不善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
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張子
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說雖殊各有當然
以事理考之程子為密蓋氣質所稟雖有不
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
以無省察矯揉之功學者所當深玩也○孟

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
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富歲
豐年

也賴藉也豐年衣食饒足故有所賴藉而爲善凶年衣食不足故有以陷溺其心而爲暴

今夫麤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

淳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

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夫音

音牟耰音憂磽苦交反○麤大麥也耰覆種也日至之時謂當成熟之期也磽瘠薄也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

聖人與我同類者聖人亦人耳其性故龍子

曰不知足而爲屨我知其不爲蕢也屨之相

似天下之足同也蕢音匱○蕢草器也不知人足之大小而爲之屨雖

五十一 告子 六之七

未必適中然必似口之於味有同耆也易牙

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

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

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

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耆與嗜同下同

言易牙所調之味則天下皆以爲美也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

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

所和之音則天下皆以爲美也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

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姣古

卯反○子都古之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者

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

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

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

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然猶

草食曰芻牛羊是也穀食曰豢犬豕是也程

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體用之謂也孟子

言人心無不悅理義者但聖人則先知先覺

乎此耳非有以異於人也程子又曰理義之

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語親切有味須

得實體察得理義之悅心真猶芻豢之悅口始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

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
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
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
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葉五割反。牛山齊
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言牛山之木，前此固嘗美矣。今爲大國之郊，伐之者衆，故失其美耳。息，生長也。日夜之所息，謂氣化流行未嘗閒斷。故日夜之間，凡物皆有所生長也。萌，芽也。蘖，芽之旁出者也。濯濯，光潔之貌。材，木也。言山木雖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從而害之，是以至於光潔而無草木也。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

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好惡並去聲。○良心者。本心也。平旦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幾希不多也。梏。械也。反覆展轉也。言人之良心。雖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間。亦必有所生長。故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良心猶必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旦晝所爲之不善。